



世界文学名著全集
WORLD CLASSICS

战争与和平 (上)

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世界文学名著全集

WORLD CLASSICS

战争与和平 (中)

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世界文学名著全集
WORLD CLASSICS

战争与和平 (下)

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WORLD CLASSICS

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全 集

W O R L D C L A S S I C S



战争与和平

[俄]托尔斯泰 著
郭智蓝 译

(A)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战争与和平

[俄]托尔斯泰 著
郭智蓝 译

(中)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战争与和平

[俄]托尔斯泰 著
郭智蓝 译

五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(一)

世界文学名著全集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

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1/32 850×1168毫米 印张:1818.5 字数:40716千字

2001年5月第1版

200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套

ISBN7-5312-1345-1/I·312 定价:9800.00元(全150卷)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

前 言

列夫·托尔斯泰是俄国伟大的作家，出生于图拉省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，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七年在喀山大学学习，一八五一年在高加索参军，曾经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，一八五六年退伍。

托尔斯泰一生写过非常多的作品，《战争与和平》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，写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期间，长达一百二十万字。这部恢宏巨制以一八一二年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，反映了一八〇五至一八二〇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：俄奥联军与法军在奥斯特利茨的会战、法军入侵俄国、波罗底诺会战、莫斯科大火、拿破仑军队的溃败等等。在小说当中，作者描写了拿破仑、库图佐夫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等真实的历史人物，但是小说没有围绕这些帝王将相而展开，而是以一批虚构的主人公作为主角。整个作品中，共出现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，作者以四大贵族——保尔康斯基、别祖霍夫、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在战争与和平的环境中的不同表现为重点，以四大贵族的主要成员安德烈、皮埃尔、娜塔莎等人的命运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，生动再现了从城市到乡村，从客厅到战场，从首都到外省等广大的生活图景。托尔斯泰笔下的贵族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危急时刻能勇敢站出来承担责任的罗斯托夫家族、保尔康斯基家族、别祖霍夫家族；另一类是以库拉金家族为代表的腐



朽的沉湎于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生活的贵族和宫廷显贵。

作者笔下的战争气势恢宏，人物刻画栩栩如生、复杂多样。同时，小说还带有非常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风格，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，你可看到彼得堡贵族典雅的客厅、莫斯科嘈杂的市井、博古恰罗沃宁静的庄园、生动的狩猎场景等。

《战争与和平》一出版，就得到了各国广泛的好评，法国作家福楼拜被作者的文笔所折服，惊呼“这是莎士比亚，是莎士比亚！”屠格涅夫说：“《战争与和平》发表之后，他在公众中便勿庸致夷的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。”小说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俄国文学增添了光彩，同时也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文豪的美誉。

同时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他的这部作品里也存在一些消极的东西：虽然他认为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，但是他却认为这只是一种盲目的、“蜂群式”的力量；同时，同时作者赞扬把听天由命、逆来顺受等宿命论思想当成一种美德。并把爱一切人、顺从天命作为改革社会的良药，等等。这些无疑是这部作品中的消极成分。



第一部

1

“好啊，公爵，热那亚和卢加成为波拿巴家的地盘了。不过我要告诉您，如果您还对我说我们没有战争，如果您还袒护这个敌人的任何卑劣行为和他造成的惨祸，那么我就不再理您了，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。我把您吓坏了，是吧？好了，我们坐下来谈谈吧。”

1805年7月，非常出名的安娜·帕夫洛夫娜·舍列尔，她是玛丽亚·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女官和亲信，在迎接第一个来赴晚会的达官要人瓦西里公爵时说了这些话。安娜·帕夫洛夫娜咳嗽了好几天，她自己说她患的是流行性感冒。请贴是当天早晨由穿红制服的听差送出的，内容全都一个样：

“伯爵（或公爵），如果您没有其他更好的消遣，您如果不在意与我这个可怜的病人共度一个晚间，请于今晚七至十时惠临舍下，将非常欢迎。安娜·舍列尔。”

“我的天！”进来的公爵答道，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。他身穿绣花朝服，脚穿长统袜和半高统鞋，胸前戴着几枚明星勋章，扁平的脸上带着喜悦的表情。

他法语说得很漂亮，语调既文静，又很具长者之风，那是



战争与和平

只有长期混迹于上流社会和宫廷的重要人物才会有的腔调。他走到安娜·帕夫洛夫娜面前，俯下他那洒了香水的光光的秃头，吻了吻她的手，就轻松自得地坐到沙发上。

“您先告诉我，您好吗？亲爱的朋友。好让我放心。”他没有改变腔调。但是从他彬彬有礼、体贴关怀的腔调中，透露出淡漠甚至嘲笑的意味。

“精神受折磨，身体怎么会好呢？……我们这年头，稍有感情的人，又怎能心安理得？”安娜·帕夫洛夫娜说，“你整个晚上都待在我这里，好吗？”

“那英国公使馆的招待会呢？今天是星期三。我得到那里去一下，”公爵说，“我女儿就要来接我，和我一同去。”

“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昵。说实在的，这些招待会啦，焰火啦，都烦死人了。”

“要是他们知道了您的心意，招待会就会取消的。”公爵说，他像一挂上足了弦的钟，习惯地说出连他自己也不希望别人相信的话。

“不要折磨我了。告诉我，对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报告作了什么决定？您都知道的。”

“怎么对您说呢？”公爵说，他的语调冷冰冰的毫无趣味，“作了什么决定？他们决定：波拿巴既然破釜沉舟，看来我们也只得背水一战了。”

瓦西里老公爵说起话来总是懒洋洋的，像演员背旧台词似的。而安娜·帕夫洛夫娜·舍列尔则相反，别看她已经是四十岁的人，却生气勃勃，好激动。

她为人热情。她有时甚至不愿这样做，但为了不让熟人失望，她还是做了热心人。安娜·帕夫洛夫娜脸上经常含着微笑，



这虽然和她那姿色已衰的面容不相称，但就像娇惯的孩子一样，表示她经常意识到自己小小的缺点，可是她不愿，也不能，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去改正。

在谈论政治事件时，安娜·帕夫洛夫娜激动起来。

“哎呀，再别对我提奥地利了！也许我什么都不懂，但是奥地利从来不愿意打仗。它把我们出卖了。只有俄罗斯才是欧洲的救星。我们的上帝知道他的崇高使命，并且忠于他的使命。这是我唯一相信的东西。我们至善至美的皇帝将担负起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，他是那么受人欢迎，那么仁慈，上帝是不会见弃这样的人的，他一定能完成他的使命——镇压革命这个丑东西，现在有这个刽子手做革命的代表，革命就变得更加可怕了。只有我们才应当讨还殉难者的血债。我们还能指望谁呢，我问您？……满身铜臭的英国不能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精神是多么伟大。他们不能理解我们皇上的自我牺牲精神，我们皇上一点不为自己着想，他只想为全世界谋福利。可是他们答应了呢？什么都没有答应。就是答应了什么，也不会说话算话的。普鲁士已经公开说，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，全欧洲都没办法对付他……不论是谁的话，我都不相信。普鲁士中立，是为了骗人。我只相信上帝和我们的君主。他一定能拯救欧洲！……”她突然停住了，对自己的急躁感到不好意思。

“我想，”公爵笑着说，“如果不是派温岑格罗德去，而是派您去，您一定会强迫普鲁士国王同意的。您的口才太好了。给我来一杯茶，好吗？”

“马上就来。随便说一下，”她平静下来了，“今天我这里要来两位非常有趣的人物，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，法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。他是一个很好的流亡者，真正名副其实的流



战争与和平

亡者，另一位是莫里约神甫；您认识这位聪明绝顶的人物吗？皇帝已经接见过他了。您听说了吗？”

“啊！能见到他们，我太高兴了，”公爵说，“请您告诉我，”他接着说，好像偶然想起一件事，并且漫不经心地说起来，而实际上这正是他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，“听说守寡的太后想委任丰克男爵担任驻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书，是真的吗？这人可不行。”

瓦西里公爵想给他的儿子谋到这个差事，可是别人却想通过玛丽亚·费奥多罗夫娜替男爵弄到这个位置。

安娜·帕夫洛夫娜几乎闭上了眼睛，意思是说，任何人都不能评论太后愿意做的或者喜欢做的事。“这可是太后的妹妹举荐的，”她说话时，声调既哀愁又淡漠。安娜·帕夫洛夫娜一提起太后，脸上就忽然现出无限的忠诚和由衷的敬意，同时还伴着淡淡的哀愁。她说，太后陛下对丰克男爵很器重，于是她的眼中又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。

公爵沉默着。安娜·帕夫洛夫娜凭她特有的宫廷的和女人的圆滑和灵通，想一面指责公爵，因为他竟敢批评那个被举荐给太后的人，一面又安慰他。

“顺便聊聊您的事吧，”她说，“您可知道，自从您的女儿露面以来，人们全被她迷住了，大家都认为她是位大美人。”

公爵鞠了一躬，表示敬意和感激。

“我常想，”安娜·帕夫洛夫娜沉默了一会儿后接着说，并且向公爵跟前凑了凑，对他亲切地微笑着，意思是说政治和社交的谈话已经结束，现在可以谈心了，“我常常想，生活中幸福常常分配得不公平。凭什么您命中就该有这么两个好孩子（除去您的小儿子阿纳托利，我讨厌他），”她把眉毛一挑，不



容置辩地插了一句，“为什么赐给您这么可爱的两个孩子呢？可是您却不赏识他们，所以您不配有这样的子女。”

于是她兴致很高地微微一笑。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？别人肯定会说我不是做好父亲的料。”公爵说。

“别开玩笑。我想和您说正经的。我对您的小儿子不大满意。这话只可在您我之间说说（她脸上又露出哀愁的表情），有人在太后面前提到他，并且为您惋惜……”

公爵没有回答，她也不说话，意味深长地望着他，等着回答。瓦西里公爵皱了皱眉头。

“我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他终于说道，“您是知道的，为了让他们受教育，我做了当父亲的所能做的一切，可是结果却培养了一对傻瓜。伊波利特这个傻瓜多少还算安分，而阿纳托利可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小子了。这就是他们唯一不同的地方。”他比平时更不自然，更兴奋地微笑说，笑得嘴边打成皱纹，既俗气又让人生厌。

“为什么这些孩子偏偏赐给您这样的人家？如果您不做父亲，我就没有什么可责备您的了。”安娜·帕夫洛夫娜说，她抬起眼来，露出沉思的样子。

“我是您的忠实奴仆，我的孩子是我的负担。该我负担的事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他不言语了，摆出一切都愿意听从于命运的摆布的样子。

安娜·帕夫洛夫娜也沉默不语。

“您不想给您那放荡的儿子阿纳托利娶亲吗？据说，”她说，“老姑娘都有说媒的习惯。我还没有觉得自己有这个毛病，但有一个姑娘……，她陪伴老父亲，生活很不幸，名叫博尔孔



战争与和平

斯卡娅。”瓦西里公爵虽然具有上流社会人士特有的敏捷的悟性和记性，但对她的话只是晃晃脑袋，表示可以考虑，却没有回答。

“您可知道，这个阿纳托利每年要花掉我四万卢布。”他说，他无法克制他那忧愁的思绪。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照这样下去，五年后会怎么样啊？这就是父亲的好处。您那位公爵小姐，她有钱吗？”

“她父亲很有钱，但非常吝啬。他住在乡下。您知道，这位有名的博尔孔斯基公爵在先帝在世时就退伍了，绰号叫‘普鲁士王’。他人聪明极了，就是乖僻，而且难处。小姐非常不幸。她有个哥哥，是库图佐夫的副官，不久前刚娶了丽莎·梅南，他今天要到我这里来。”

“听我说，亲爱的安内特，”公爵说，他忽然抓住对方的手，并且不知为什么向下拉了拉，“请多帮忙，我永远是您的最忠实的奴仆。她门第好，又有钱。这就是我所需要的。”

于是，他拿起女官的手吻了吻，接着，他靠到圈椅上握着女官的手，而眼睛却看着别的地方。

“等一下，”安娜·帕夫洛夫娜沉吟着说，“我今天和丽莎（博尔孔斯基的妻子）谈谈。也许事情会成功的。我也做起媒来了。”

2

安娜·帕夫洛夫娜的客厅里渐渐挤满了客人。来赴会的全是彼得堡的达官要人，这些人尽管在年龄和性格上各不相同，但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却是一样的；瓦西里的女儿——美丽的海



伦来了，她是来接父亲一起去赴领事馆的招待会的。她佩戴着成绩优秀的女中学生所特有的那种奖章，穿着赴舞会的服装。年轻、有名、小巧玲珑的公爵夫人博尔孔斯卡娅，据说是彼得堡最迷人的女人，也来了，她是去年冬天出嫁的，因为怀孕，已经不在盛大的交际场所露面，但是小的招待会还是参加的。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带来由他引见的莫特马尔；来赴会的还有莫里约神甫以及其他许多人。

“您还没见过我的姑母吧？”安娜·帕夫洛夫娜对每一位来客说，然后郑重地领着客人去见一位头上扎着高高的花结的小老太太；安娜·帕夫洛夫娜一边介绍客人的姓名，一边把视线缓缓地 from 客人移向姑母，然后就走开了。

每个客人都向这位谁也不认识、谁也不感兴趣的姑母行礼问候一番。安娜·帕夫洛夫娜对他们的问候露出哀愁的、庄重的神情，默默地赞许。姑母对每位客人全说一样的话，谈到他们的健康，谈到自己的和太后的健康，“谢天谢地，太后今天好些了。”每位前来请安的人，为了表示礼貌，都不露出着急的样子，但却怀着履行沉重的义务之后的轻松之感离开老太婆，整个晚上再也不到她跟前去了。

年轻的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带着一个丝绒绣金的手提包，里面放着她的针线活儿。正像非常惹人喜爱的女人常有的那样，她的缺点——翘嘴唇和半张开的嘴——仿佛成为她的独特的美。不管谁看到这个精神饱满、活泼可爱、虽然怀孕然而轻松愉快的少妇，都感到快乐。老年人和抑郁苦闷的年轻人，只要和她在一起待一会儿，谈几句话，就好像觉得他们也变得和她一样了。凡是和她说过话、看见她一说话就露出妩媚的微笑，看见她经常雪白闪亮的牙齿的人，就会觉得他那一天受到